

一

毋庸置疑,“筑就文艺高峰”是大事业、大目标、大实践。

高峰之筑就,不仅需要一大批伟大作品,需要一大批伟大作家、艺术家,同样需要懂得鉴赏这些伟大作品的广大受众。这些伟大作品、作家与受众,共同创造与引领时代审美风尚,并由此重塑与升华伟大的民族精神风貌。

显然,在这一过程中,伟大作品是根本性呈现、标志性体现,惟此方立;伟大作家(艺术家)是核心构成、主体力量,无此难及;广大读者(受众)则是重要鉴赏者,强大推动力,不可或缺。

问题是,作品、作者、受众三者构成怎样关系?通过怎样途径发生相互作用?这种作用对“筑峰”又意义几何?

辩证三者关系,物理学中“作用力”概念送来启迪。如果把作者创作喻为“作用力”,受众的鉴赏评判谓之“反作用力”,把作品比作“两力”之“媒介”,那么,作用力愈大,反作用力愈大,聚合或累积在媒介上的能量愈强,就会形成围绕“作品”而交互运行、相互作用的能量场,并最终作用于作者的创作过程,体现在作品的审美境界。反之,反作用力愈小,作用力愈小,媒介获得的能量愈弱,作品的审美价值就会愈低。这种关系,也如“推挽”互动:作者推动受众,受众回过头来再推动作者,演变成一种循环推挽的方式。正是在这种反复推挽、循环互动的过程中,艺术(作品)不断进入新境界、跃上新高度,完成向伟大作品的华丽蜕变。

二

依气墨灵象论,艺术(作品)之本质意义在于滋润精神、满足审美,甚至高价值在于其原创性、惟一性与不可复制性。艺术语言从线墨具象起始,经过意墨意象、泼墨抽象与朴墨真象,最终将进入气墨灵象,这是艺术的极致之美,也是发展演变的最高级艺术形式。

悟艺术本质、观艺术未来,艺术之天然属性与根本坚守,无不体现在忌滞、退、滥、抄、丑五个层面。

先言忌滞。“滞”即停滞,或称踟蹰、徘徊,就是原地踱步、举步不前。停滞的反面是求新、求变,此为艺术之生命,也是艺术之灵魂。正由此,停滞不前既是文艺之敌,也是艺术克星。反观艺术史,自庄周论画提出“意”者已有两千多年,谢赫的“六法”也被尊为绘画“千载不易”之标准,致使千载以来一“意”滞兮。试想,黄宾虹若仅停滞在“白宾虹”,何立“黑宾虹”?并何有艺术史上的“浑厚华滋”?毕加索若只在“蓝色时期”较劲,何

润灵乐境“推挽”筑峰

□吕国英

三

探“立体主义”?又何以创造绘画大成?事实上,“滞”无半点希望,创新方入(气墨)灵象。

再谈忌退。“退”即倒退,或称回转、反行,就是前行的反动。艺术的演变与发展,呈现由低级到高级、由探索到成熟的趋势与过程。美术史经历了原始美术、古典美术、现代艺术、后现代艺术,不会也不可能再回到原始、古典美术之阶段。工笔重彩曾为唐宋辉煌,古之先贤也早曾构想“超象”之美,不管自豪还是无奈,均入历史帷幕。如此,再论所谓“西画补课”,除了仿制、抄写或亦步亦趋外,艺术本质意义何在?再看所谓挑战照相机的“超写实”,也与艺术本身基本没有关系。依文明演变发展论,科学与艺术是并行不悖的两条线;越是高级的文明,越是审美的文明。气墨灵象在前方,是至美审美。倒退只能与艺术未来背道而驰、渐行渐远。

又话忌滥。“滥”即泛滥,原意指流水漫溢,如《说文》语:滥,泛也。“滥”必致“乱”。如今,艺术乱象极致矣,突出表现在“泛艺术”盛行、招摇。君不见,哪天不办展览,哪天不立(工作)室,哪刻不做讲学培训。文艺史上,哪个大师靠“泛”立?哪个名家醉“招摇”?艺术本为精神之象、灵魂之居,是心性境界的表达与回声。泛艺术与艺术之纯粹不仅南辕北辙,而且永远水火不容。

另语忌抄。“抄”即抄袭,就是复制,也是相拟与拼接。艺术的至高价值在于其惟一性与不可复制性,抄袭是艺术之大忌,也与艺术没有丁点儿关系。靠“抄”成功的大师,不仅东方找不到,西方也没有。鲍德里亚有后现代文化“拟像三序列”之说:一为仿造,追求模拟、复制;二为生产,实现工业制造;三为仿真,呈现无原之像。就艺术本身,这些现象是噩耗,也是警钟。显然,抄袭不“忌”,艺术创作何谈进入气墨灵象?

后论忌丑。“丑”即丑陋,是“美学上的反感”,也是美学上的厌恶与畸形,与“真善美”相对,与“假丑恶”为伍。丑之形态有三,即自然之丑、社会之丑与艺术之丑。按艺术审美(丑)论,自然与现实社会之丑,只有通过艺术审丑、化丑为美,方为艺术之美。如今艺坛,“丑”角不少,专门颠覆核心价值,特别热衷嘲弄经典,非常欣赏所谓肮脏人性,将自然与现时社会之丑,赤裸、直接地呈现与展示,不仅是对美的龌龊挑衅,也是对艺术的亵渎与反动,与纯粹之美的气墨灵象,更是格格不入。

艺术(作品)是作者审美素养的体现,也是作者个性品质的折射。艺术创作有“五忌”,作者要发好“作用力”,忌盲、混、怨、欲、伪是必做功课。此为艺术演变发展之启示,更是当下解决艺术乱象所必须。

首说忌盲。“盲”即盲目,就是无目标、无方向。显然,这是艺术创作的绝境,犹入死胡同或茫茫沼泽,以致忙忙碌碌又浑浑噩噩,懵懵懂懂又昏昏然然。艺术忌盲,就是要请高人点拨、与高手过招。齐白石曾苦陷朱耷“冷逸”之风而难自拔,欣然接受陈师曾点拨,探索“红花墨叶”,成功“衰年变法”。马蒂斯曾苦于色彩“迷惑”,经毕沙罗指点迷津,追求色彩自由成就“野兽画派”。艺盲者,极易陷入抄写他人、重复自我的恶性循环,这是艺术的不幸,也是艺者的悲哀。依艺术演进论,探索气墨灵象,是艺术使命,更是志者担当。

次说忌混。“混”即混事儿,也有蒙混之意。君不见,从艺者中有多少“混事儿”君,以至于被称为阿混者。其中小混者,充其量也就是为谋生端个饭碗,大混者则危害大矣,之中往往是在学界、业界有了一定声望、谋到了一定位置,但早已江郎才尽,却又养尊处优、不思艺进,又不退“既得”,不愿“善终”,还常常招摇过市、每每陈言旧论,害己不说,更害在人,尤害艺术未来。君不悟,艺术史上,哪个大师是“混”来的?正由此,忌混者,谋艺术未来也,践艺术大美哉。

再说忌怨。“怨”即抱怨、埋怨,原意为“怨恨”,《说文》载:怨,患也。成语“怨天尤人”或“怨声载道”均引此义。从艺者中“混”者多矣,“怨”者也甚。怨者失衡,也猖志,能出好作品?林风眠一生多磨难,乃至遭受政治与肉体迫害,可从不鸣怨,终成一代大师。高更亦然,只身孤岛,悲苦身心,却乐观处之,终拥巨匠之誉。事实上,当今创作环境至好,完全任艺者挥洒、驰骋,且尽可悠然、从容。而抱怨必致浮躁,浮躁又必然烦乱。如此,何以致心静?又何能入画境?

另说忌欲。“欲”即食欲,是一种强烈负能量之欲望,与常言中利欲熏心、欲壑难填之“欲”相仿或近似。此食欲之突出表现,是将艺术活动名利化、实用价值化,因而急功近利、竭泽而渔、粗制滥造。艺术是寂寞之道,也往往是清贫之道。艺

术史上,有哪个大师是因贪欲而成功?又有多少人生前满足了虚名浮利,身后背负骂名?艺术创作是精神的舞蹈、灵魂的飞扬。贪欲之精神、铜臭之灵魂,何以能创造高品位的精神产品?端着空饭碗无法做文艺,举着“欲”头颅同样不能为创作。贪欲者可能获一时之名利,但因品之不洁,必行之不远,并终遭唾弃,必被抛弃。

后说忌伪。“伪”即虚假、不真实,本义为欺诈,如《说文》载:伪,诈也。文艺创作是非常艰苦的创造性劳动,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做作,容不得任何的偷工减料。先贤存言: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。”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。”无不说明,凡传世之作、千古名篇,都是笃定恒心、呕心沥血之结晶。当下艺伪者,突出表现为刻意运作、自我炒作、投机取巧、见利忘义、低俗媚俗等。艺伪者不可能拿出扛鼎之作、传世之作、不朽之作,也不可能成就自我、实现价值。

四

作者创作作品,作品对应受众。受众如何通过作品与作者“过招”?让自己成为“高手”,体现强有力之“反作用”?当下突出存在的物癖、追风、固旧、媚俗、盲从问题,尤当为忌。

一为忌物癖。“癖”指某种偏爱、嗜好,中医称之为病症。可见,物癖更甚于物欲。物癖是精神滋养与需求的隔离墙,更是生命自由、精神升华、灵魂逸仙的无窗屋。当今忌物癖是大挑战,却是升精神之必须。先贤有“人生三层楼”之说,分别为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、灵魂生活。聆听内心、更上层楼,史上名士大家多不胜数,诸如醉享“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,又如融入科学与艺术之境的爱因斯坦,还如进入“三层境界”的李叔同。当更多受众戒除物癖、关照精神,对作者创作、对文艺环境,又岂止“更上层楼”。

二为忌媚俗。“媚俗”即低级、庸俗,特指对受众的过分迁就与迎合,是文艺创作中的一种不良现象,也是当代审美文化转型时期所产生的一种负现象,还是一种典型的伪审美现象。媚俗是作者问题,“落点”却在受众。拒媚俗,当仰望。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以及明清小说,之所以成为文明史上的文化高地;春秋战国、欧洲文艺复兴,之所以涌现出诸多文艺大师,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受众、尤其是社会精英的推动密切相关。显而易见,若受众仅欣赏“阳春白雪”,作者就难作“下里巴人”。换言之,倘若受众热衷于照相“艺术”,那么作者就很难进入气墨灵象。正由此,忌媚俗,受众责任大焉。

三为忌追风。“追风”原本指追时尚、赶风潮,但涉艺术乱象,受众之“追风”,往往为炒作、造势者所利用,既为之背书,又成牺牲品。某君从制造天价的拍场上,拿回一没人说得清真假小杯,转身天量复制,买者蜂拥;某千人一面的绘画君,拉

起架势做年展,竟有人冒严寒、顶冽风、排长队,争先恐后竟购之,此为典型之“追风”。追风容易形成“围观”,而“围观”必助“追风”。仅以书画界例,近年来,官衔、学历、自我“炒”街等均成追风对象,既破坏了文艺生态,也伤害了受众。事实上,艺术价值方为惟一之考量。忌追风,定力重要,提升艺术素养尤其重要。

四为忌固旧。“固旧”即拘泥于旧念而不思变。成语“墨守成规”“因循守旧”即引此义。固旧是鼎新的羁绊,也是立异的拒阻。鼎新是鉴赏锐眼光之新,立异是评判高标准之异。文艺创作有“净空”“存新”之说,前者是清空旧积淀,后者为矗立新象标。艺术鉴赏亦然。若不清除“红花绿叶”“应物象形”,何以立起“随心赋彩”“大象无形”。换言之,对于艺术审美旧观念,不仅要“归零”,更要“格式化”。其实,就艺术本质而言,当一种语言定型之后,也就意味着其形式意义早已结束,不管是吴道子、郭熙、徐悲鸿、李可染,还是达·芬奇、列宾、弗洛伊德、基弗,在各自造就了一座高山的同时,也就封住了进山的路。老路不就是“路”,新路八方开。受众切忌为没有批评的文艺评论所左右。

五为忌盲从。“盲从”即喻没有主见,就是盲目跟随,不分是非地附和。于文艺鉴赏中,这是一种负能量,也是一种负现象,对文艺创作危害诸多。这也往往与文艺批评缺位相关。拒绝盲从,须有高眼。黄宾虹言,我死后50年方有人懂我画,是因为其生前真正高眼者仅傅雷;梵高逝后百年才有梵高热,是因为其生前仅有提奥懂其画。化盲从为“反作用”,带着高眼判优劣、定高下。如此,“混”者能混?“俗”者敢俗?“欲”者又何处为欲?

五

上已有述,作品、作者与受众,既是媒介、作用力、反作用力构成,又如“推挽”互动相合。如此正能量交互、循环,是为艺术之幸,也必推艺术之兴。

作者“五忌”,滋精润灵、自审大美;受众“五忌”,聆心养慧、自在乐境,两者“五忌”方致作品“五忌”,载灵承象、自呈高格。正由此,润灵乐境者,“推挽”筑峰也。

要说明的是,作者与受众是“泛”概念,也是“易”概念,相互转化,不分界限。既相对、也相合,既过招,又互携。相互作用,方有作用;相对推挽,方成推挽。没有作用力或反作用力不足,是作者的悲哀,也是受众的不幸。要改变之,具有特殊社会角色,掌握涉及艺术管理、创作、教育、传播等重要主管部门,尤其使命特殊,责任重大,岂能不察?

同样要说明的是,作用、反作用,“推挽”互动,力量重要,方向、目标尤其重要。气墨灵象是艺术大美,也是艺术高峰。“力点”气墨灵象,方探至美审美;“推挽”艺术大美,方至艺术未来。



今年是新诗诞生百年,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。在这样的年份里,军旅诗人是应该给予极大关注的。不久前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武警部队诗人曹宇翔的诗集《向岁月致意》,读后感触颇多。首先,曹宇翔的诗作展现出了军旅诗的正大气象。他的诗作,主题非常鲜明和集中: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,对军队和事业的忠诚,以及对美德和善良的讴歌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,我们就从曹宇翔的一系列诗作中,读到了一位优秀诗人对于军旅题材的耕耘与开拓。从他的名篇《祖国之秋》等诗作中,我们可以触摸到诗人对祖国怀有的深厚情感:“谁能不爱自己的祖国呢? /祖国,当你轻轻说出这个词/等于说出你的命运、亲人、家乡”。故乡,也是曹宇翔钟情的创作题材,在对故乡的深情回忆中,他完成了对劳动的赞美:“劳动变成大地美景/果实闪光,压手/在丰收之舞节拍里,翻卷/坚实,落地生响”(《一夜好风》)。他抒写了对亲情的怀念:“我的逝去的老祖母,我的命/原野上,我蒲公英的童年/一阵风把我吹向远方”(《雁群飞过都市夜空》)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吟咏,在他的创作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,诸如《伊犁河边》《拉萨谣曲》《金鞭溪小记》等。在这些诗作中,他以军人的视角、男人的襟抱,挖掘出了隐藏在景致背后的家国情怀。在《盲艺人》《在物质时代歌唱友情》等诗篇中,他执著地“守着许多故事”,把“宝石般的美德,向着村庄一遍遍歌唱”。可以说,在新诗百年的创作中,正因为有了军旅诗的正大气象,才使中国诗坛有了一道温暖而坚毅的风景。

自然与温暖,是曹宇翔诗作的又一大特色。他的语言,初读朴实无华,细品则如酒般醇香。他从不敢意雕琢,而是让诗句如春风化雨般自然生长,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琢”。他的诗,常给人营造出一种温暖的画面,在普通的意象中捕捉到不平凡的诗意。在诗作《穆穆朗玛高峰》中,诗人写道:“鸟说:我们上班了,在空中劳动/祝福人类,我们献上最好听的歌/没有我们,人间该多寂寞/别把树木砍尽/那里有我们的巢,我们大地上的爱情。”

其实,阅读曹宇翔的诗作,给人最大的启迪就是:温暖是有力量的。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,一方面应该反映出对生命的尊重,对理想道德的追求,对幸福生活的向往;另一方面,则要充分体现艺术品质,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,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。曹宇翔的诗作,呈现出了善与美相统一的特色。他的诗,意象是鲜明的,情感是真挚的,词汇是温暖的,既庄严大方,又优美明亮。在当前的诗歌创作中,存在的一些与真善美相背离的现象,有的主题灰暗,有的格调不高,甚至有的以恶为美,以丑为美,造成“口语化”泛滥,“下半身”盛行,一些诗作喃喃自语、不知所云,这与诗歌创作的正大气象,与文艺的追求崇高是相悖而驰的。曹宇翔的《向岁月致意》,是一本以心灵以温暖的作品,打开这本厚重的诗作,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部作品所蕴含的筋骨、道德和温暖。相信这部铭刻着诗人心灵温度的诗作,一定会受到读者的喜爱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: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,不论过去还是现在,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。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。”这就是军旅诗的一个方向,也是中国新诗的一个方向。

守望天山,守望永不褪色的初心

——再读《守望天山》

□刘永凌

《守望天山》这本书,是我从书中所写主人公陈俊贵手中购买的,而且,一买就是10本。

这本书,我们是流着泪一气儿读完的。那是去年夏天,19岁的外甥考上了军校,即将成为一名军人,该送他一份什么礼物呢?娇生惯养的他能适应紧张的部队生活吗?一番思量之后,我想到了偶然从一个军人朋友那里翻阅过的《守望天山》这本书,于是我决定带外甥远赴新疆。游览完美不胜收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后,我们的车沿崎岖险峻的天山独库公路小心行驶,直到乔尔玛烈士陵园。这才是此行真正的目的地。

为烈士守陵人陈俊贵已整整30年的陈俊贵就坐在烈士陵园的大门外,他面前桌上摆着的书正是2009年为他而写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守望天山》。

我们祭奠烈士,并向陈俊贵表达崇高的敬意。陈俊贵在每一本书的扉页都郑重签上了他和妻子孙丽琴的名字。

车子再度沿独库公路行驶,随着外甥朗读《守望天山》的声音时不时哽咽,车里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,车窗外的独库公路在险峻之外,更平添了庄严与肃穆。

是啊,就是脚下这条公路,从1974年4月到1983年8月,1.3万名官兵修了整整10年才修成。那是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啊,茫茫天山,险峰深谷,绵延起伏,全被厚厚的冰雪包裹,年平均气温零下9摄氏度,最低为零下46摄氏度。而上个世纪70年代,哪有什么先进的机械设备,官兵们全靠一双手人工作业,使用的工具是钢钎、铁锤、小推车和手风钻等。全长563公里的独库公路,分明是官兵们用生命和鲜血筑成。期间塌方、雪崩、爆破以及时时处处的暴风雪和供给不足,让168名官兵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冰天雪地,另有几百人受伤致残。

陈俊贵就是这几千名受伤致残者中的一员。

诚如《守望天山》的作者党益民在开篇手记中所言,陈俊贵的故事其实很简单:部队在修筑天山公路时遭遇大雪封山,官兵被围困,供给眼看告急,上级派陈俊贵等四名战士去40公里外送信求援。因为大雪,本来一天的路程他们却爬行了三天三夜。随身带的20个馒头只剩最后一个时,班长郑林书把这个救命的馒头留给了年龄最小的陈俊贵。陈俊贵因此活了下来,而班长、副班长英勇牺牲,陈俊贵和另一名战士冻伤致残。陈俊贵

退伍回家后本已有了安逸的工作并娶妻生子,却在看了一部反映修筑天山公路的电影《天山行》后,心灵受到极大的触动,于是毅然放弃工作,带着妻子和出生仅三个月的儿子,重返天山,为班长,为168名烈士守墓。

“不简单的,是陈俊贵这一守就是24年,而且还将继续守下去。他为什么要这样?是什么力量让他和他的家人支撑了24年?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?他们在白雪皑皑的天山上演绎了怎样的人生故事?”《守望天山》以这样平实的拉家常的方式开始了记述,而且这样的记述方式贯穿全书,从结构到内容再到语言,无一不是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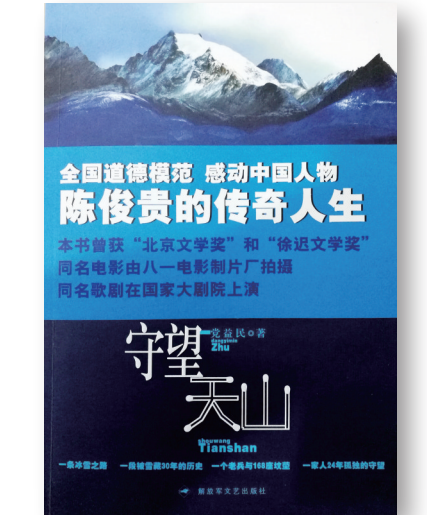
从结构看,全书分为七章,每一章的题目都素朴简单到了极致。第一章,守望老兵;陈俊贵。第二章,陈俊贵的妻子:孙丽琴。第三章,陈俊贵的大儿子:陈晓洪。第四章,陈俊贵的女儿:陈晓梅。第五章,地方政府领导如是说。第六章,烈士亲人如是说。第七章,昔日战友如是说。这样的结构初看上去,不仅直接,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笨拙,似乎没有丝毫的写作技巧可言,可是读完全书才知道,这样的结构却恰恰蕴藏了作者极大的匠心与苦心——在陈俊贵足以撼动人心的故事面前,任何的技巧与手法反而显得多余和苍白。而且,通过这样的结构,作者得以多视角全方位地塑造人物形象,使陈俊贵这一典型脱离了主观和单薄,变得更加真实、立体、血肉丰满。

而每一章的内容也确如题目所写,作者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忠实的记录者,以实地采访或电话采访的形式,原汁原味记下了陈俊贵本人、妻儿、战友以及烈士家人和地方领导的讲述,没有修饰,不加评论,然而,就是在这种絮絮叨叨口语化的记叙中,读者的泪水却一次次奔涌而出。

谈到当年如何吃下了那最后一个救命馒头,陈俊贵说,班长命令他把馒头吃下去时,“说实话,当时我真饿啊!班长把馒头递给我,扭过头去。罗强也跟着扭过头去。陈卫星没有转身,看着我。我背过身去,三口就把馒头吞了进去。”“等我转过身来,陈卫星瞪着我,意思是班长让你吃,你还真的一个人吃了!你怎么这么不懂事,那时我才开始后悔,后悔不该一个人吃了那个馒头。但是馒头已经落进肚子,后悔也没有用。这个救命馒头后来成为我心里永远的悔恨。”按照常理,在这样的生死关头,在如此重大的抉择面前,应该有

大量的充分的心理斗争描写,似乎那样才更符合一个军人的形象,但是没有。陈俊贵的讲述中没说,作者也就没写,有的只是“扭过头去”“瞪着我”“三口就把馒头吞了进去”这样几个简单的动作,却无比真实地刻画出了彼时彼境中四个人符合各自身份、年龄的形象。的确,在那一瞬间,在强烈的饥饿感和求生欲的驱使下,能来得及有多少复杂的思想斗争呢?当年的陈俊贵肯定是万万想不到,其时一个吞咽馒头的动作会成为改变他一生的因子。

当陈俊贵和妻子带着出生三个月的儿子远赴新疆守墓时,说好守满三年就返回老家,却为何一守就是24年,而且期间没有回家一次呢?对此,作者也是如实记录陈俊贵和他妻子的原话。陈俊贵说:“当时主要是生活艰难,没有路费;再一个是我们在天山也慢慢习惯了,离不开那座烈士,感觉他们就是我们家的成员;还有一个,我们当时住在坟地旁边的地窝里,身上穿的全是过路的人给的,破破烂烂的,连捡破烂的都不如,回去怕人家笑话。”“这24年是咋过来的?熬过来的呗。但是再咋熬,再咋苦,也不能跟班长和陵园里的这些烈士比。起吗我还活着。”同样的问题,妻子孙丽琴的回答是:“这三年我们过的是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日子,确实很苦,我真想回去。可是我心里又很自豪。当时走的时候没给家里人说,现在像叫花子一样突然回去,我的脸面往哪儿搁?”“有几次,我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,准备走,可是朝墓地那边一看,心里又有些不好意思。”“我也是有几女儿的人……人家的孩子十八九就牺牲在这里,那些父母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,该有多痛苦!我不管咋苦,咋累,咋受罪,但毕竟我们一家五口在一起。”“人家孩子牺牲了,埋在这雪山上,孤零零的,总得有人守吧。大道理我说不出来,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。”夫妻二人的话实实在在又相互印证,没有豪言壮语,也说不出高大上的理由,但恰恰是这最朴素的话语却让无数人的心为之颤。24年,他们熬过的是怎样穷困愁苦的日子。“自从到了新疆,我一家人从来就没买过一件新衣服。”住了9年地窝子,“一下雨,屋里都是泥巴,锅碗瓢盆都放在炕上接水。”“因为没钱,孩子用的本子,正面写完反面,反面写完之后,还要拿橡皮擦掉再写。”因为穷苦,因为交不起孩子的学费,孙丽琴甚至先后两次自杀。但就是这样的穷苦困顿也没能改变他们的初心,“我想一



直陪着我的老班长,陪着这168个战友,死后就跟他们埋在一起。”陈俊贵说要守望需要进行到底,他的已参军的大儿子说如果需要,他会接替父亲继续守下去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《守望天山》中对烈士亲属和昔日战友的采访记录,在进一步塑造陈俊贵这个典型形象的同时,也全景式地让读者看到了当年筑路战士们不畏艰险、战天斗地、相互关爱、情深义重的群体英雄像,看到了烈士家人公而忘私的深明大义。烈士石博韬为救战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,战士们为此情绪低落,停工了几天,赶到部队处理儿子后事的石博韬的父亲发现这一情况后,不顾自己痛失爱子的悲伤,力劝战士们复工,他说:“工程不能停下来,而且要搞得更好,这才是对我儿子最好的怀念。”烈士罗强,也就是陈俊贵当年的副班长,他的父亲在儿子牺牲26年后才得以到天山扫墓,在儿子的坟前老人热泪长流:“当兵就是会死人的,我这一辈子对国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,我把罗强献出去,就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事……”这一句句感人肺腑的话语,这一个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,更升华了本书“守望天山”的主题——陈俊贵守望的不仅仅是天山上长眠的战友,更是我们军队一心为党为国为人民奉献的伟大精神;而守望这种伟大精神的,也绝不仅仅是陈俊贵一个人,而是千千万万个陈俊贵和他们的家人,是一代又一代的子弟兵和爱戴着他们的人民。

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:“一切向前走,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;走得再远、走到再光辉的未来,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,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。”陈俊贵用30年、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执著的守望,深情诠释了他自己的“不忘初心”。

我将10本《守望天山》郑重地送给即将步入军校的外甥,希望年轻的他和 he 年轻的战友们在感动之中不忘初心,继续前进。